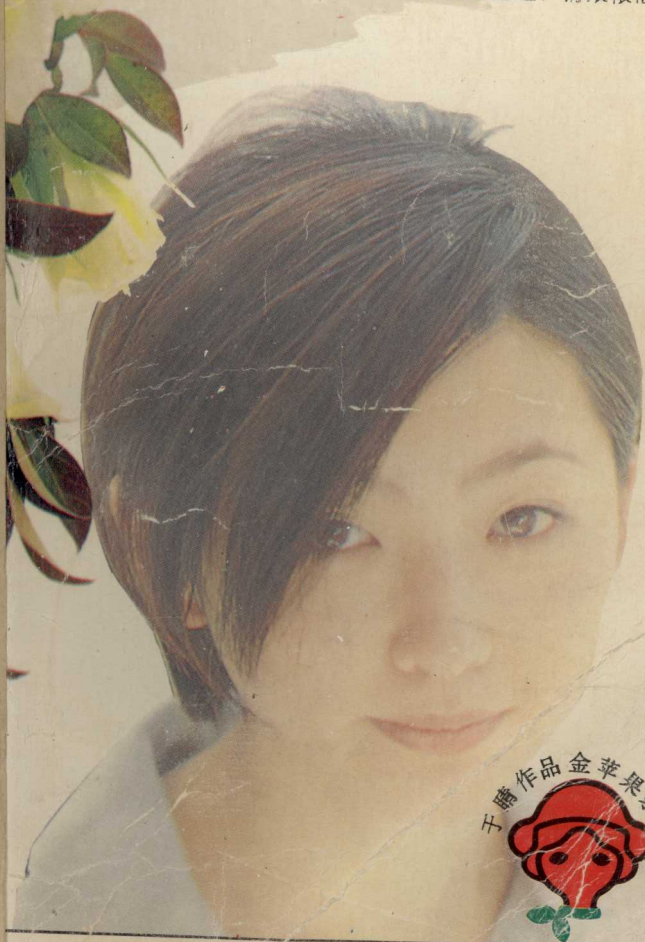


于晴  著

# 一半清醒 一半梦

种种阴错阳差的误会  
叫这对爱侣劳燕分飞  
他日重逢，情浓依旧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# 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惊讶地扬了扬眉。

“你走吧。”他回复平静，淡淡地对她说。

这可真的惹火了江蕾，她忿忿然地用力甩上大门，直奔的闺中密友——君敏家。

※ ※ ※

江蕾认识君敏是缘于工作上的关系，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美主义者，要找广告公司当然就要找最好的因此就找上岳明浩的广告公司，进而和君敏成为莫逆。

真是没料到两个性格有如天壤之别的女子，居然能在各方面都如此契合与投缘。

“开门，君敏。”江蕾毫无淑女风度地在外头喊着。

君敏听见江蕾的声音，惊喜地去开门。

“你这是什么打扮？”江蕾被吓了一跳。

江蕾一副女强人的模样，大步跨向客厅一头坐下。

“来拜访你的特意装扮。”她没好气地说道。

江蕾听见她赌气的话语，温柔地倒了杯茶递给她。

“有什么不痛快的，说出来给我听听。”

江蕾将茶接过来，一口气将它吞进肚子里。

“我再也受不了和那冷血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”  
缓地吐了一口气。

“你大哥？”君敏耐心地问道。

江蕾点了点头又说：

那家伙自学成归国后就变成化石了，不仅在公司中冷  
，连在家里也像个冰块，不会笑，不会生气



23255518



惊讶地扬了扬眉。

“你走吧。”他回复平静，淡淡地对她说。

这可真的惹火了江蕾，她忿忿然地用力甩上大门，直奔的闺中密友——君敏家。

※

※

※

江蕾认识君敏是缘于工作上的关系，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美主义者，要找广告公司当然就要找最好的因此就找上岳明浩的广告公司，进而和君敏成为莫逆。

真是没料到两个性格有如天壤之别的女子，居然能在各方面都如此契合与投缘。

“开门，君敏。”江蕾毫无淑女风度地在外头喊着。

君敏听见江蕾的声音，惊喜地去开门。

“你这是什么打扮？”江蕾被吓了一跳。

江蕾一副女强人的模样，大步跨向客厅一头坐下。

“来拜访你的特意装扮。”她没好气地说道。

江蕾听见她赌气的话语，温柔地倒了杯茶递给她。

“有什么不痛快的，说出来给我听听。”

江蕾将茶接过来，一口气将它吞进肚子里。

“我再也受不了和那冷血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”

缓缓地吐了一口气。

“你大哥？”君敏耐心地问道。

江蕾点了点头又说：

那家伙自学成归国后就变成化石了，不仅在公司中冷落，连在家里也像个冰块，不会笑，不会生气。出国放



23255518

哥当作金山来靠。”

“哦？你大哥知道吗？”

“他当然知道。最不可原谅的是，我劝他要慎选女友，他老兄居然跟我说，娶谁都一样。”

“你可能管得太多了。”

“管得太多？”她嗤之以鼻。“若真是娶谁都一样，那他为什么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？”

“他可能有苦衷。”

“有苦衷？”连我这个做妹妹的也不说？”

“别气了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走的路，你急也没用，今晚就别回去了。”

江蕾看着君敏四散的衣服问道：

“怎么你现在才大扫除？”

“老毛病犯了，腿痛得睡不着，就起来活动活动。”君敏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腿疼？”她大喊。“腿疼你还不休息？”

江蕾将君敏推至椅子上坐下，训道：

“一点也不爱惜自己。”她卷起袖子。“我来替你整理。”

很久很久以前，楚风也曾对她说过这句话，看见江蕾忙进忙出地清理，她感激地叹了一口气，真是个好朋友啊！忙了一阵也真是有点累了，她轻缓地闭上双眸。

“君敏，这是什么？”

手 蕾惊诧的喊声使她迅速睁大双眼，江蕾搬出了角落里面是一件残破的白纱礼服，是君敏未能完成的幻

梦。

“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。”她双眼迷蒙地叹了口气。

“那可好，我正巧有很多时间，你给我从实招来。”

君敏拿起礼服，用手轻轻地整理它破碎的边缘，有些地方已洗不干净了，她心疼地摸着污损的痕迹。

“这要从我大学的最后一年谈起。”她顿了顿又说道：

“你知道的，我总是心不在焉，走路很少看路，就在那一天……”

※ ※ ※

君敏下了课正要去打工，她的工作是按时计费的，如果能早一点到达，她就可以多挣一点钱。

所以，好匆匆地跑过一条街，只依稀听见煞车声音，然后就不省人事，醒来时已躺在一间公寓的主卧室中。

“我……我在哪里？”她觉得头晕、想吐。

“在我家。”一位英挺的东方男子，操着流利的英语对她说道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不解地又问。

那人静静地看着她无辜的表情，然后爆出一连串中文诅咒，君敏听了惊得张大了口。

“你……你是中国人？”父母去世之后她就很少使用中文，一时竟有些结巴。

一阵深寂，可以看得出他很意外，他皱起浓密的眉毛改用中文对她说：

“小姐，你不知道走路不看路是很危险的事吗？”

君敏知道是自己理亏，挣扎着要爬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打扰您了……”她扶住床边的精致铜把，要将自己撑起来，无奈晕眩的感觉又袭来，她只好一头栽回床上。

“不要乱动，医生说您至少要静躺三天，观察是否在脑震荡现象？”他静静地凝视着她的容颜。

她的肌肤象是透明的粉色，下巴有一块碍眼的表紫痕迹，瘦弱的肩正微微颤抖着，让楚风情不自尽地兴起想保护她的心情。此刻她那缺乏血色的樱唇轻轻抖落出几个字，说道：

“医生？我去过医院吗？”

“你和我的运气都不错，我的车上载了位医学院的教授。”他考虑了一下又说道：

“要不要我通知你的家人？你暂时不要乱移动比较好。”君敏试着让自己再移动，全身筋骨疼痛得令她呻吟出声。想到自己连遇到了意外都不知道要知会谁，不自觉地流下泪珠。

“我没有家人可通知。”她默默地流着泪。

晶莹的水珠挂在她的脸上，像是镶上美钻一样的闪闪发亮，她那令人毫无防备的哀伤教楚风失去了抵抗她美丽的自制力，他握住她柔若无骨的小手并轻轻的搂住她。

“别难过，我不是想摆脱你。好好在这儿休息，我会照顾你。亲人并不是很重要。”他意味深长地瞅着她又说道：

“有时有亲人还不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幸福。”

楚风惊觉自己的冲动，竟然对一个初识的女孩透露出心中的秘密，多年训练有素且善于隐藏自己的他，很快地回复孤傲不可亲近的神情。

怎么会有人的脸孔如此多变？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吗？看来不像，她在心中对楚风评头论足。他不是那种娘娘腔的俊男，他散发着天生的领袖气势，令人不敢轻视他的锋芒，这比外表上的俊美更令女人心折。

君敏注视着他的侧面，雕塑般的线条令他浑身散发出男性独特的魅力，他适才无意中流露的温柔，还让君敏的心怦怦急跃，就像刚参加完一场比赛。

想着想着，君敏又困了。模糊中似乎看见他朝自己走来。哦？自己竟然连救命的恩人的名字都忘了问，她趁快睡着的时候问道：

“可不可以告诉我……你的名字？”

她的声音小得让楚风要看她的唇形才能辨识。

“楚风，江楚风。”他用那低柔充满磁性的男音告诉她。

君敏安心地睡着，脸上带着一朵浅浅的微笑。楚风望着她天真的睡颜，心中的柔情暗流汹涌。有多久没有这种温柔感受？他也记不大清楚。

可能从母亲离开江家开始，身为一个庞大财团的继承人，再加人严酷父亲的管教，使他的生活刻板得像一部机器。

唯一算得上和他亲近的只有他唯一的妹妹——江蕾。

楚风爱他的小妹，不过……他却常常严厉地干涉她的私生活，常惹得她生气，江蕾的脾气像火一样的狂野。

一个家中出一个淫妇已经足够了，他总是这样对她说。而江蕾……却总是当着他的面甩上门当作回答。

这个女孩……不一样，她的气质、她的谈吐，甚至于她的长相都和那些拜金女郎不一样。他深深地为君敏着迷了。

我要彻底地了解她，他心想。莫非自己对她……楚风啐了自己一口，天下没有一见钟情的傻事，他立刻抛开了这个想法。随手拿了一支烟，点燃了它，孤独的对着虚无的天空吐着烟圈。

※ ※ ※

纵使楚风死不承认，但事情仍旧无可避免地发生了。他俩的友谊急速地进展，成为人见人羡的一对璧人。

君敏的温柔婉约、天真无邪，在在都将他自以巩固的心防连根摇撼起来；而她那清丽绝俗的美，又如狂风暴雨，震碎他岌岌可危的防御堡垒。

女人是不可信任的动物。楚风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但他却错愕地发觉，他的理智早已脱离他的管辖之外。

君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楚风，她献出了所有年轻的生命和爱情，而楚风……却总是保留心中的一部分。他若即若离的态度令每一个有感情的女人心寒，而君敏也尚未无知到感觉不出他隐藏的黑暗面。

她知道他正在修商学院的学位，家境很不错，最拿手的学科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经营学。但仔细一想，这些了解全都是表相的，可能连他的公寓管理员也知道。

君敏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像楚风一样，他鲜少对君敏提及家中的事，君敏只知道他有一个妹妹。或许他是一个国际杀手，以他行事的方法看来，实在不像一个单纯的留学生，她不觉哧笑出声来。

“小迷糊，你傻乎乎的在那儿笑什么？”

“小迷糊”是楚风给君敏取的一个别号。当然，一个女孩是绝不会愿意自己被心义的对象叫作——小迷糊的。所以，君敏一面往门口走去，一面回头对他不满地喊道：

“楚风，我警告你不许再说我迷糊，你不知道人是会愈说愈笨的吗？我……”

楚风眼看她快要撞到门边的墙，急急起身将她一把拉回，力量太猛使君敏倒在他怀中。

“你……”君敏满脸通红，羞得手足无措。

楚风似笑非笑的瞅着她好一会儿说道：

“你还说自己不迷糊，以前没有我在你身边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安全活过二十岁的？”

这种说法好……好甜，君敏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感觉，楚风那种万分怜惜的眼神，让她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。君敏腼腆地抚着发烫的双颊。

“我……我要去……打工了。”她结结巴巴地说。

这次她特意对准着大门快步疾行出去。

打工，楚风对着君敏的背影不赞成地蹙起眉来，她工作太辛苦了，为了抽出空挡与他相处，君敏牺牲自己的睡眠和休息时间。

“我不能不打工，我会付不起学费和生活费。”她在楚风劝她不要太辛苦之时解释。

“让我帮助你。”他真心地对她建议。

也许……这并不是一个建议，对楚风来说，这应该是一个要求。当他看见君敏累得倚靠着墙角都能睡着的模样，心疼得都快疯了。

“让我帮助你，真的，那对你和我都是最佳的选择。”

他眼中的关怀令君敏感动得鼻酸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自己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就像……就像又有了一个亲人。但她的自尊却不充许自己接受他的济助。

“我……谢谢你。”她欲言又止。

楚风听见她道谢，欣喜若狂的以为她终于想通了。

“可是……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，你知道吗？”她楚楚可怜地看着他。“我……除了自尊之外，再也没有足以令我自傲之处了。”

楚风无奈，他舍不得她将自己说得一文不值，他紧紧地将她荏弱的身子抱在怀中说道：

“你是一个宝贝，如果有人敢说 you 一文不值，我要去宰了他。”他松开手轻点她的小鼻子。

“记住，连你也不可以这样说我的小宝贝。”

君敏听了，眼睛闪着泪光，怯生生地踮起脚尖，亲吻着



他的脸颊。

楚风对君敏肯主动亲近他而喜形于色。一把将君敏抱紧，他将这个吻演变成剧烈且令人脸红的爱怜。她轻轻地呻吟，楚风对她的影响力无与伦比，她温柔地爱抚他的胸膛，楚风快乐的在她唇边低吟。

“我爱你，楚风。”她想把自己的心情倾泻吐露，让他能够明白。

楚风热烈的爱抚顿然停止，君敏无邪的脸上呈现毋庸置疑的深情，一股狂喜的暖流向他的四肢百骸流蹿。他想回应君敏的爱情，而……多年的创痛，让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爱恋，只能拥着她剧烈的颤抖。

君敏并未期待他的回应，她只要一个小小的拥抱就满足了，而此刻……他深刻感情的流露已远远超过她的期许。

爱情真的十分奇妙，它让人为另一半牵肠挂肚。君敏想为楚风分担他的一切忧惧，虽然他感觉起来骄傲而无畏；她愿为他献出一切，只要楚风愿意取得。

楚风凝睇着她无所求和脸，天啊！他怎么值得她去爱？连爱她的话梗塞在胸口无法说出口……

“你……想要……”他想问她想要些什么？楚风连天上的星星都愿意摘给她，又怕这样会淹没她的爱情而犀疑。

但是，她能不了解他的心意，她轻轻地摇摇头。楚风小心翼翼地拥着她。或许……或许有一天他能将所有的创伤和疑惧向她倾诉。